

The Year
Our World Began

1492

1492：世界的开端

[英] 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著
赵俊 蔡明英 译 王涣池 审校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492: 世界的开端/(英)费尔南多-阿梅斯托著;
赵俊,李明英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3. 1
ISBN 978-7-5473-0533-1

I. ①1… II. ①费… ②赵… ③李… III. ①世界史—通俗读物 IV.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5719 号

1492: The Year Our World Began by Felipe Fernandez-Armesto
Copyright © 2009 by Felipe Fernandez-Armesto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1-467 号

1492: 世界的开端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 294 千字

印 张: 18.5 插页 2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533-1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1492

- 第一章 “世界并不大”：1492 年的预言与现实 / 1
- 第二章 “为上帝创建西班牙”：西欧伊斯兰教的消亡 / 23
- 第三章 “我能看到骑兵”：伊斯兰教在非洲的奋进 / 44
- 第四章 “再没有比这更可怜的了”：
地中海世界和塞法尔迪犹太人的重新分布 / 72
- 第五章 “难道上帝迁怒于我们？”：意大利的文化及其冲突 / 96
- 第六章 通向“黑暗之地”：俄国与基督教东进 / 125
- 第七章 “活力的海洋”：哥伦布与跨大西洋纽带 / 149
- 第八章 “平湖归去自鸣榔”：中国、日本与朝鲜 / 172
- 第九章 “牛奶和黄油的海洋”：环印度洋地区 / 201
- 第十章 “第四世界”：大西洋和美洲的土著社会 / 229
- 跋 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 / 259
- 索引 / 268
- 译者后记 / 286

“世界并不大”： 1492 年的预言与现实

6 月 17 日：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
正在纽伦堡(Nuremberg)制作地球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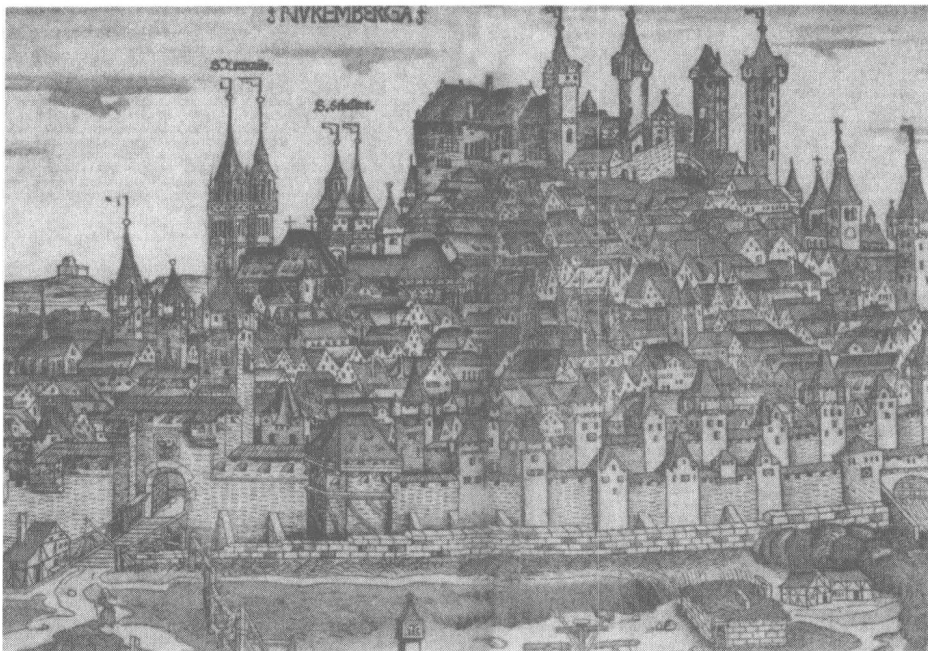
01

1491 年，一位罗马先知，衣衫褴褛，挥舞着一个木制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他最为重要的财产。人们聚集在大广场上倾听着他的预言。他说，在整个 1492 年，眼泪和苦难将是人类的宿命。一位“天使般的教皇”将会出现。为了维护宗教权威，这位教皇将废除世俗权力，从而拯救教会。^①

这个预言可以说是荒谬透顶。1492 年是教皇的选举之年，选举产生了一位亘古以来最为堕落的教皇，使教权蒙羞。世俗权力继续无视神权的优先地位——两者之间就在同一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教会并没有迈入一个新的时代，且仍然无意改革，或者说人们对改革的期待依然落空。不管怎么说，比起那位先知所预言的事情来说，他未能预见到的事情反而更为重要。1492 年不但改变了基督教世界，而且还重塑了整个世界版图。

直到那时，世界在不同的文化和生态系统之间依然被分割开来。1.5 亿年

^① L. Pastor, *History of the Popes*, vol. 5, (St. Louis, B. Herder, 1898), 371.



- 02 15 世纪晚期的人文主义者认为，纽伦堡“与雅典或罗马一样重要”。《世界纵览》的插图画家对此表示赞同。《世界纵览》由“富裕市民”自费出版于 1493 年。

前，这种分化可能伴随着盘古大陆^①(Pangaea, 即地球上整块高于海平面的大陆)的分裂就已经开始了。地球上形成了多块大陆，大陆漂移也开始了。大陆和岛屿之间又进一步地分裂开来。每个地方的演变都有着不同的轨迹。每块大陆也都有着独特的动植物品种。生命形式也日益不同，甚至比人类之间的差异还要大得多。人类的文化类型成倍增加，其外貌和习性如此之不同，以至于在开始重建联系的时候，人们难以立刻承认彼此同属人类，或者分享着相同的道德世界。

在 1492 年，这一长期固存的分化模式极其突然地向其反面演变。由来已久的分化史实际上走向了终结，我们所在的这颗行星开始了一个崭新的、聚合的时代。

- 03 如何确定生态革命的起点让人们困扰不已，但自生态革命开始，生态互动已经消除了 1.5 亿年分化演进所带来的最为显著的影响。今天，这个星球出

^① 盘古大陆(Pangaea)是德国气象学家 A. 韦格纳(Alfred Wegener)于 1912 年提出的概念，是一种假想的原始大陆。Pangaea 源于希腊语 pangaia, 意为整个陆地。盘古大陆约占地球表面积的一半，周围是称为泛古洋的海的世界。后来，盘古大陆解体为南北两个半球。——译者注

现了相同的生命形式,生长着相同的庄稼;相同的物种茁壮成长,相同的生物有着合作,又存在竞争,相同的微生物赖于气候相似的地区而生存。

与此同时,先前分开了的人群恢复了联系,且这种联系将世界带到了一个关节点上,即地球上的每个人几乎都适应于一个联系、沟通、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网络。跨洋迁徙让人口在地球上流动、互动,而生态互动已经嫁接出了其他生命形式。在10万年前的绝大部分时间内,我们人类本身的分化一直在延续着。就在那个时期,我们的祖先开始离开东非家园。随着他们适应了新开拓出来的移居地的新环境,他们彼此之间失去了联系,甚至丧失了这样的一种能力,即意识到他们彼此是同一种类的同伴,具有共同的人性。他们各自创造出来的文化越来越不相同。语言、宗教、习俗和生活方式的类型激增。1492年之前,虽然有过一段既有分化又有联系的漫长历史,但只有1492年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其联系的恢复才真正成为可能。

海洋路线的联系依赖于风向和气流。在哥伦布(Columbus)掌握大西洋的风向规律前,世界上的风向就像是一个无人能破解的密码。东北方的贸易需要哥伦布越过大西洋,而巴西海流(Brazil Current)则会将航运转向南方,并将船只推进到南大西洋的西风带,甚至会让船只漂流到世界各地。海员一旦探知了这种风向规律后,海洋探险就成为一项不可逆转的事业了。当然,这种探险过程是缓慢而漫长的,也常常因为遭遇挫折而中断。如今,这种探险活动基本上已经结束。来自同一文化起源点的“原始部落人”虽然依然不时出现于亚马孙流域的纵深处,但是文化上的重新聚集现在已经大体上完成了。我们居住在“同一个世界”。我们必须承认,所有的民族都是全世界范围内单个道德群体的一部分。哥伦布遗稿的实际整理人是多米尼加(Dominican)修道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 1484—1566),他认为,人类的联合是哥伦布在其殖民的加勒比岛(Caribbean island)与当地土著人接触之后的结果。拉斯·卡萨斯写道,“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是人所组成”,这句话成为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同义重复语之一。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享有共同的权利和自由。^①

04

对历史学家来说,我们所居的这个世界,其大部分地区在1492年似乎都有了一次明显的转变,却惊人地遭到了忽视。1492年是全球史上独特的一年。

① F. Fernandez-Armesto, *So You Think You're Human?*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2004), 111.

在这一年中,最能引起人们遐想的是哥伦布发现了去往美洲的路线——如果有所谓改变世界的事件的话,那么这就是其中之一。它让旧世界与新世界联系在一起,让分离开来的有着冲突、商业往来、传染病以及文化交流的文明正式连接起来。它使得全球史——一个真正的“世界体系”——成为可能。在这个“世界体系”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事件都会影响其他地区,跨洋的思想和互动犹如“蝴蝶效应”一般。它也拉开了欧洲帝国主义的序幕,从而改变了这个世界。它将美洲人带入了西方的世界,为西方文明平添了诸多资源,也使得长期处于霸权地位的亚洲帝国和经济强国的最终衰退成为可能。

美洲迎来了基督教的传播和欧洲移民,1492 年发生的事件迅速地改变了世界宗教的版图,改变了世界文明的分布和平衡。由于长久以来在数量和领土上的优势,先前与伊斯兰教世界相形见绌的基督教世界,开始攀爬到与伊斯兰教世界大体相当的地位。然而,直到 1492 年,西方——处于欧亚大陆贫穷之端的几块土地——依然无法与中国或印度相提并论。哥伦布急于发现通往这些地方的路线迎合了欧洲人的好奇心,也触及到了他们在想像这些地方或是道听途说时所产生的自卑心理。但是,当西方人得以进入这片尚未开发的新世界的时候,很多图景都发生了改变。主动性——一些民族改变其他民族的力量——先前集中于亚洲,现在其他地方的闯入者也具有这种主动性了。就在同一年,在基督教世界的东端发生了诸多不相关的事件使得新兴崛起的俄国成为一个大帝国和一个潜在的霸权国家。在那里,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更加甚嚣尘上。

在讨论 1492 年的书中,哥伦布都是主角。这些书或是谈及哥伦布或是聚焦于哥伦布,似乎全世界都在围绕着他转。一方面,这些书清楚地阐释了哥伦布的航海影响,另一方面,有些内容也是读者所无法了解的。例如:哥伦布所接触的世界;哥伦布试图寻找却没有发现的文明;哥伦布从没想到过的地方,即非洲和俄国的内陆地区;哥伦布甚至无法想像的美洲文化,等等。1492 年,这些地区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中,一些变化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些地区出现了已经发生、现在仍在发生持续的变革;其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变化则带来更为长远的影响,我们今天所居的这个世界就是在这种影响中形成的。

本书试图将所有的这些地区都纳入进来,概述它们在 1492 年前后所经历的主要事件,就像世界旅行者那样来周游世界,如果说这样的周游在 1492 年

是可能的话。我们所涉及的世界涵盖着人口密集、富有创造力的诸多文明：从亚洲的东部边缘起，越过印度洋到东非和我们现在所称的中东，再穿过欧亚大陆到俄国和地中海世界。再从这些地区出发，经由大西洋，我们将论述中美洲（Mesoamerica）和安第斯山地区的诸多文明。只有具有丰富想像力的旅行者才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周游整个世界。真正的旅行者也会将周游世界的路线连成一体。在下一章，我们将从 1492 年 1 月的格拉纳达（Granada）开始，邀请读者尽可能随着那些旅行者一道来进行这趟世界之旅。我们将和一位穆斯林探险家一道，从格拉纳达到加奥（Gao），穿越撒哈拉沙漠；我们将与那些从西班牙赶出来的犹太难民一道探索地中海，并在罗马和佛罗伦萨停留下来，与朝圣者、传教士和周游世界的学者一起见证文艺复兴。然后，我们还将和葡萄牙探险家们一同访问刚果王国；我们也将和哥伦布一起横渡大西洋，和另一位意大利商人横渡印度洋；在我们世界旅程中，落脚点还包括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境和哥伦布想去的中国，以及他在美洲差不多已经掌控的那些地区。

06

当我开始这趟想像之旅时，我的目的是想看看旧世界在其终结之前是什么样子。在 1492 年，以及随着 1492 年快要到来的时候，欧洲的先知和学者都聚焦于毁灭和重生的预言。罗马的那位先知——其名字并无记载——他也是当时众多在欧洲谋求发展的商人之一，同时也是那种渴望产生轰动效应的集会推动者。这个世界始终充满了悲观主义者，他们悲悯于一种沉沦感，而乐观主义者则期盼着一个辉煌的未来。15 世纪末，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大体相当，人数众多，但在 1492 年，至少在西欧，乐观主义者则占据多数。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着两种性质的乐观：一种——宽泛地说——是宗教感召，另一种则是世俗的。

自 12 世纪以来，在西方那些受到颇具神秘色彩的西西里岛（Sicilian）修道院院长菲奥雷的约阿基姆（Joachim of Fiore）影响的人群中，宗教的乐观主义日益高涨起来。约阿基姆对《圣经》有着奇怪的诠释，并发明了一种新的占卜方法。他从《圣经》中摘取了多篇经文，其中有两篇尤其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基督对其门徒的最后训诫，包括《福音书》的作者借基督之口说出的预言；《圣经》结尾部分所展现的世界末日图景。这两篇经文充满着震撼、恐怖的内容。基督预见到了战争、战争的谣言、地震以及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弟兄要将弟兄、父亲要将儿子都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至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自那灾难之后，日头要变黑，月亮

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①《启示录》中的预言则增添了更多恐怖的景象：冰雹与火掺着血，海洋变成血海或蚬蒿，大如马匹的蝗虫和蝎子带来了天灾，地上也遍布着从“盛满了神的愤怒的金碗”中而来的火及黑暗。^②然而，先知们在预言这些灾难的来临时，却带着某种残忍的快乐。其中，也有一些幸灾乐祸：只有坏人将永受苦难；也有一些欣慰，即灾难是世界净化的“迹象”及前兆。

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如果有人曾与原教旨主义者发生过争吵，那么他就会知道人们在阅读《圣经》时会择其所好。但是，人们过于急切地想从《圣经》中获得指导，甚至是一些重要的教职人员在阅读或在倾听别人诵读《圣经》的时候也会断章取义。在非奥雷的约阿基姆所选择的经文中，他发现了一个似乎带有天意的关于宇宙过去及未来的划分方法。在圣父(Age of the Father)时



丢勒(Dürer)的木刻组画《启示录》是突出的例子，它们表达了15世纪90年代艺术的一个共同主题：世界的末日。

① Mark 13: 12-26; Matt. 24; Luke 21。原文中所引用的《圣经》的直接引用或间接引用内容翻译主要参照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圣经》和合本，下同。——译者注

② Rev. 15: 17。原文注释有误，应为 Rev. 15: 7。——译者注

代,上帝只是处于半显状态。在圣父时代之后,上帝显身为基督并开启了圣子时代(Age of the Son)。基督与敌基督(Antichrist)、善良与邪恶之间的一场大战将开创圣灵时代(Age of Spirit)。在先于世界末日的圣灵时代里,天地融合,时间重新归于永恒。约阿基姆的读者在世界上仔细寻找他所预言的迹象,即“天使般的教皇”将会净化教会,恢复使徒时代的幸福。“最后一个皇帝”将会征服耶路撒冷,联合整个世界,打击邪恶势力,为基督而战。突如其来的福音传播会将基督教传播到之前尚未能及的世界。



《纽伦堡编年史》的插图画家改编了杜勒(Durer)的画作《死亡之舞》。这幅画激起了人们对世界末日的想像。

08

约阿基姆的训诫触动了各行各业的读者和聆听者,但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似乎更多。方济各会是由阿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①于13世纪所创

09

① 阿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即下文的圣方济各·玻尔日亚(St. Francis Borgia, 1181—1226),因1181年出生于意大利阿西西,所以人称阿西西的方济各,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各女修会的创始人。他曾于1224年见到耶稣,也是第一位身上有圣痕的人。——译者注

建。方济各似乎应验了约阿基姆的一些预言。方济各和他的追随者过着基督及其使徒们的生活。他们一无所有，共享着一切，并依靠施舍生活。他们都是受到神启的宣传员，对穷人宣讲福音，并反对异教徒，甚至在没人愿意听道时——用方济各自己的例子来说——会向乌鸦传教。圣方济各会展现出一种重建世界的精神。方济各听从上帝的感召，在家乡的公共广场脱下衣服。这意味着他要放弃财富并完全依赖于上帝——但这也预示着人类要有新的开始。方济各去世后，其追随者们难以继续坚持方济各的苦行与虔诚标准。但是，仍然有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忠诚地坚持了方济各的精神。14 及 15 世纪，这些“超凡脱俗的”圣方济各会修道士，变得越来越与世格格不入。他们都意识到了方济各的生活与约阿基姆的预言有着相似之处，因而，他们越来越集中力量去点燃圣灵时代之火。

与此同时，约阿基姆的追随者们遍游世界，要去寻找可能的“最后一个皇帝”。13 世纪，约阿基姆的家乡西西里岛成了加泰罗尼亚(Catalonia)统治者的领地。与加泰罗尼亚毗邻的西班牙东部地区统称为阿拉贡王国(the Crown of Aragon)。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最后一个皇帝”的候选人经常都是来自于阿拉贡。对朝臣来说，阿拉贡的费迪南(Ferdinand)似乎就是那个“最后一个皇帝”。于 1479 年即位的费迪南通过联姻也成为西部邻国卡斯提尔(Castile)的国王，并拥有“耶路撒冷王”的传统称号。15 世纪 80 年代，他开始征服格拉纳达(Granada)王国和加那利群岛(the Canary Islands)上的异教徒，似乎完全展现出要让所有人信奉基督教、一统天下的君主形象。

10 在某种程度上，基督教国家的千禧年热潮是对伊斯兰教近代及现代的扩张、土耳其人胜利的一种反应。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到中欧，从格拉纳达到西班牙，伊斯兰势力犹如新月形牛角，不祥地突入进来。阿拉贡的大臣们生活在对土耳其人的恐惧之中，他们希望阿拉贡和卡斯提尔联合起来反抗土耳其人，并愿为这种反抗斗争提供所需的资源。对此，卡斯提尔人同意了。卡斯提尔的一个编年史家宣布道，“由于这两个王国的联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其敌人展开了报复，并打败了杀害和诅咒他的人。”^①哥伦布向卡斯提尔国王承诺说，他所计划的跨大西洋冒险事业将会实现那些计划，并能满足从占据圣地的穆斯林统治者手里夺取耶路撒冷的经费之需，从而加速世界末日的到来。

① Bachiller Palma, *Divina retribucion sobre la caída de España*, ed. J. M. Escudero de la Pena (Madrid: n. p., 1879), 91.

受到救世主的话语影响、期盼即将到来的历史高潮的统治者，并非只有费迪南一个。葡萄牙的“幸运者曼努埃尔”(Manuel the Fortunate)同样受到奉承者的影响。这些奉承者让曼努埃尔确信，他就是那个征服耶路撒冷、开创世界最后时代之人。正如我们将要论述的那样，法国的查理八世(Charles VIII of France)也有类似的想法，并且还利用这样的想法为其 1494 年侵略意大利的行动进行辩护。在一长串王朝争斗的最后阶段的一次叛乱中，亨利七世(Henry VII)于 1485 年夺得英格兰王位。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亨利七世几乎就是一个乏味刻板、头脑冷静的国王。不过，亨利七世也成了预言中的“最后一个”皇帝。他吹嘘其“英伦”先祖就是明证。他注定要将英格兰带回到先祖的立国理想中去，从而实现梅林(Merlin)的预言，或者说他将成为古代威尔士一位先知耳中的那个“天使般声音”。在俄罗斯，根据东正教的共识，1492 年是旧世界的最后一年。

即使是不受宗教热情影响的世俗思想家，他们也容易受到预言的影响。在西方精英的共同文化中，古罗马和古希腊最受推崇，而古人却为神谕以及凶兆和吉兆所迷惑。正如约阿基姆在《圣经》中发现预言一样，人文主义者也到处搜寻经典文本。维吉尔(Virgil)所预言的黄金时代成为一种世俗化了的圣灵时代。依照维吉尔的本意，所谓的黄金时代并非是一个真正的预言，而是对其恩主、首位罗马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的谄媚奉承。维吉尔将奥古斯都与神联系起来，令人乏味地将奥古斯都的声名神圣化。维吉尔的读者希望黄金时代即将到来。根据佛罗伦萨柏拉图主义者的天才领袖马尔西里奥·菲奇诺(Marsiglio Ficino)的记载，黄金时代即将开始于 1492 年。马尔西里奥·菲奇诺正在思考——正如一位优秀古典主义者应该做的那样——一个古罗马预言：整个“黄金时代”将重新开始——这个时代先于朱庇特(Jupiter)^①在众神中享有至高权力之前。在黄金时代里，农神(Saturn)^②统治着宇宙。宇宙和谐，人间安宁。菲奇诺及其圈子里的许多人都精于占星术，且占星术确实也有用武之地。1484 年，土星(以 Saturn 命名)和木星(以 Jupiter 命名)将会合，世界将发生巨变。德国占星家预测世界将会出现持续 20 年的动荡，随后教会和国家将会出现大变革。

11

① 朱庇特(Jupiter)，即宙斯(Zeus)，天神之父，地上万物的最高统治者，奥林匹斯之主，诸神之神。——译者注

② 古罗马神话中的农神(Saturn)，即古希腊神话中的克洛诺斯(Cronus)。农神属于泰坦(Titan)神族，篡其父天神乌拉诺斯(Uranus)统治宇宙，后又为自己的儿子朱庇特即宙斯所取代。——译者注

竞争性的预言技能自然会产生竞争性的预言。15 世纪 80 年代,一些预言专注于世界“最后一个皇帝”,另一些预言关注黄金时代的开始,其他的预言则聚焦于巨变或改革。在基督教世界,无论何地,所有对未来的预测都认为世界不会像原来那样继续下去。

虽然预言中的大部分细节都是错误的,但至少有一样是正确的,他们预测到了变化。1492 年所发生的事件决定性地改变了这个世界——不仅改变了人类本身,而且也改变了人类生活所在的整个环境——比之前任何一年中所带来的变化都要更深刻和更持久。这种变化具有全球性,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变化。如果从德国南部城市纽伦堡开始,我们将获得一个特殊的观察视角。从这个视角来看,整个世界将会变得一目了然,清晰可见。

12 纽伦堡有一件自 1492 年幸存至今的、最令人惊讶的物件: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地球仪。这个地球仪是一个上了油漆的木制球体,被装在一个金属框架内,可以触摸也能自由旋转。地球仪上的大陆和岛屿部分被漆成了黄褐色,隐约可见。海洋部分则微光显现,被涂上当时很是昂贵的深蓝色颜料——红海是特例,地球仪上的红海部分被涂上色彩鲜艳且很昂贵的深红色颜料。地球仪的表面还有一些扭曲的小框,框里写有细小文字。地球仪的制造者在解释制造方法时显得颇有学问。这不是有史以来制造的第一个地球仪,甚至在这个地球仪所出现的那个时代,它也不是如实绘制地图的一次有益尝试:非洲的轮廓被扭曲;制造者胡乱地将海角标在海岸线边,但探险家已经大体上能准确地确定其位置;制造者还捏造了多个地名,否则就没法说明那是什么地方;制造者还在地球仪上配文说,他曾到过非洲很多海岸。这显然是在胡扯。

尽管有错误并出现了谎言,这个地球仪仍然是当时的一项珍贵记录,记录着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这个地球仪也使得 1492 年显得非常特别——即为什么 1492 年是我们现在所处世界最佳的开端之年,也是现代的开端之年。地球仪似乎使得世界变小了:圣方济各·玻尔日亚(St. Francis Borgia)曾收到侄子的一封信。在信中,侄子感谢圣方济各·玻尔日亚在 1566 年送给他一个地球仪作为礼物。他的侄子说,直到将地球仪拿在手里,他才意识到地球是多么的小。哥伦布曾认为人们可以跨越狭窄的大西洋,这种认识就是建立在确信“这个世界并不大”^①的基础之上。与哥伦布一样,马丁·

① C. Varela, ed., *Cristobal Colon: textos y documentos completos* (Madrid: Alianza, 1984), 36.

贝海姆(Martin Behaim)^①也低估了地球的大小。不过,马丁·贝海姆也是一位预言家,他预言了1492年后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变化之一:在隐喻意义上,世界确实变得更小了。人们可以想像整个世界,彼此可以互相接触。

贝海姆的地球仪至少是一种创新——奇怪的是,那时候的穆斯林地图制作者却没有这种创新精神。也许是因为穆斯林世界继承了中世纪的丰富遗产,因此直到西方的发展迫使它们竭力追赶之前,伊斯兰世界的学者似乎已经厌倦了制图学,对绘制新的世界地图并不感兴趣。15世纪,一部经典文献被欧洲人誉为划时代的作品,这一文献就是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学者克罗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②的《地理学》(*Geography*)。伊斯兰世界在多个世纪以前就相当熟悉《地理学》一书了;1469年,君士坦丁堡出现了一幅意大利地图。这幅地图就是基于托勒密的知识制作而成的。直到此时,穆斯林地图制作者们似乎才想到,可以基于这幅意大利地图而绘制更大世界的地图。1513年,奥斯曼帝国的一位地图制造者按照西方模式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这幅地图照搬了西方的原型和数据。很明显,作为原型的西方地图是奥斯曼舰队在海上从哥伦布的船队那里截获而来的。伊斯兰世界曾长期保持其在所有科学领域里的优势,而此时,在地图绘制方面,它似乎突然落在了西方人的后面。

13

穆斯林地图绘制者主要满足于旧有世界地图的重复利用,那些世界地图是10和11世纪伟大的地图绘制先驱者的作品。其中,穆斯林的唯一创新就是叠加了经纬度的网格线——托勒密首次提出了这一技术——但是,穆斯林所依据的是过时的经纬度资料。从广义上说,在15世纪90年代,穆斯林所使用的地图有两种:一种是正规且刻板的地图,但并不符合实际;另一种则至少是为了符合实际而设计出来的地图。关于第一种地图,伊本·阿尔·瓦尔迪(Ibn al Wardi,卒于1457年)著作的读者应该非常熟悉。瓦尔迪的地理趣闻概要《未钻孔珍珠和珍宝奇观》(*The Unbored Pearl of Wonders and the Precious Gem of Marvels*)曾被再版过多次。根据瓦尔迪对世界的描述,阿拉伯半岛极小,但恰好处于世界的中心,位于印度洋和红海之间,犹如钉子被夹

① 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1459—1507),德国宇宙学家、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他就是文中提到的那个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地球仪的设计者和制作者。——译者注

② 克罗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约90—168),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光学家,也是“地心说”的集大成者,生于埃及。托勒密曾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长期求学。托勒密最重要的著作有《天文学大成》(*Almagest*)、《地理学》(*Geography*)、《占星四书》(*Tetrabiblos*)和《光学》(*Optics*)。——译者注

在老虎钳里一样。非洲则一直向东延伸,几乎到了人类居住区的界限。东非纵深处是传说中的月亮山(Mountains of the Moon)——两个孪生的金三角。月亮山似乎将尼罗河(the Nile)灌入到非洲大陆。博斯普鲁斯海峡(the Bosphorus)位于尼罗河河口的对面,通往世界的北部边缘地区,并将欧洲同亚洲分隔开来。非正式地图频频出现于15世纪的著作中,主要参照的是中世纪最优秀的地图制作者——12世纪西西里岛的大学者阿尔-伊德里西(al-Idrisi)^①——所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这些非正式地图通常将阿拉伯半岛放在中心位置,但阿拉伯半岛的形状确实与实际较为相符。同时,这些地图显示,尼罗河源自月亮山,而月亮山位于赤道之外不远处的地方。

14 如果说穆斯林制图学无法展现出1492年的世界,那么幸存下来的中国史料就更没什么帮助了。在13、14世纪,中国人就曾绘制过世界地图,但除了单纯的宇宙示意图——一个圆圈代表天上,一个矩形代表地球,即中国的一句老话“天圆地方”——之外,什么也没有保存下来。要想知道中国制图学是如何认识世界,我们可以借助于朝鲜人的地图。1402年制作的疆理图(Kangnido)在朝鲜、日本及琉球群岛(the Ryukyu Islands)都曾多次再版。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标注为1470年的一个副本。在推介疆理图的一篇文章中,主要的赞助人儒家学者广昆(Kwon Kun)说,他对制作完成的地图“很是满意”,还解释了地图的用途——让国家认识世界,提高国家声望——并描述了李饶(Yi Hoe)的地图制作过程。李饶是朝鲜著名的地图绘制者,擅长制作朝鲜地图和天体图。这篇文章还描述道:“世界非常之大。我们不知道从位于世界中心的中国到外围的四大洋有多少万里的距离。”这篇文章的作者还认为大部分地图“或过于繁琐或者过于简略”,李饶在14世纪的中国制图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修正和补充,进而完成了自己的绘制工作,从而“使它成为一幅全新的地图,组织有序,令人佩服。一个人不出家门就可以知晓世界了!”^②

在这幅疆理图中,欧亚和非洲大陆幅员辽阔,朝鲜面积较大且详尽无遗,欧洲则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只标识了约一百个地名。中国较为详细,印度则没有那么清晰——不过,在外形上还是可以识别出来。斯里兰卡(Sri Lanka)

① 阿尔-伊德里西(al-Idrisi, 1099—1166),全名为阿卜·阿卜杜拉·穆罕默德·阿尔-伊德里西(Abu Abdullah Muhammad Al-Idrisi),12世纪阿拉伯著名地理学家。阿尔-伊德里西曾应西西里罗杰二世(Roger II)的邀请,任西西里王国的宫廷地理学家,并为罗杰二世制作了一个地球仪和盘形世界地图。——译者注

② G. Ledyard,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2, bk. 2,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ed. J. B. Harley and D. Woodward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94), 244-49.

就像印度脚尖上的一个圆球。印度支那(Indochina)和马来半岛(Malay Peninsula)都较小,且只是淡淡的一笔。日本则被放在其实际位置的南部。除了琉球岛之外,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国海域中的其他岛屿都无法辨认出来。非洲和阿拉伯半岛部分则一片模糊,且被挤压到世界的西边。一个巨大的内海占据了非洲腹地的大部分地区。这幅地图透露出一些傲慢和野心——试图具有全球视野;或者至少可以令人相信,这种视野是可能的。就地图给人们所带来的激情而言,朝鲜地图与1492年纽伦堡的地球仪不相上下。

15

马丁·贝海姆是在他的家乡城市制作出纽伦堡地球仪的。作为一个商人,马丁·贝海姆做生意时曾周游西欧,并且非常熟悉部分低地国家(the Low Countries)^①和葡萄牙。1483年,他为了拖延或躲避一个有三个星期监禁的判决进行了一次海外之旅。之所以有此惩罚,是因为马丁·贝海姆曾于大斋期(Lent)^②里在一个犹太朋友的婚礼上跳过舞。1484年,马丁·贝海姆到达了里斯本(Lisbon)。当时的里斯本聚集着诸多大西洋探险家,马丁·贝海姆似乎曾见过该地狂热的地理学爱好者。那时,这些地理学爱好者一直在西非沿海一带进行勘察。他们标注的地区如果错误的话,马丁也会随之错误地将之标注在地球仪上。马丁·贝海姆宣称,他曾随行探险,但这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实,也与其在地球仪上的错误标识互相矛盾。可以这样说,他的野心僭越了他的知识。

1490年,马丁·贝海姆返回了纽伦堡。里斯本之旅使他产生了实地勘察的想法,但这一想法难以或不可能完全实现。尽管马丁·贝海姆几乎没有航海或勘察的经验,但他仍不失为那个时代空想地理学家的代表。根据他人的地图和真正探险家所记录下来的航海路线,马丁·贝海姆认真地搜集可靠程度不一的相关信息。得益于对最前沿的地球勘探的些许洞察力,他从葡萄牙带回到德国的信息势必会激起人们探求世界的热情。

基于葡萄牙人的最新发现,马丁认为,探险家可以从西部绕过非洲最南端而到达印度洋。这也是马丁最突出的发现。马丁将非洲的海岸描绘成一条向东绵延伸展的线条。这也是一种老式制图传统,也意味着印度洋被陆地包围着,即一大片弧形陆地包裹住印度洋的南端,这片陆地从南部非洲一路延伸到

① 低地国家(the Low Countries),指的是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因这三国海拔低而得名。——译者注

② 大斋期,即复活节前的40天为纪念耶稣而在荒野禁食。——译者注